淡江時報 第 610 期

**歡樂街女子　■楚子**

**瀛苑副刊**

請別如此看著我的雙唇。無論如何，那種卑微而渺視的目光，是我最不希望從你身上見到。我做的雖是如此的職業，然而雙唇的第一次卻是獻給你，這是真的喔！但如果現在再向你說這些話，只不過更加貶低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吧！就這樣，請你離開，苦澀的眼淚我會自己吞，你唯一留下的大概只有床單上的尼古丁氣息。

身為一個生長自歡樂街的女兒，我也有我的自尊，並非對於這個職業的自尊，而是身為一個被母親懷胎10月所生下的人類，所保有的內在的自我。職業這種事情，對我來說不過是混飯吃罷了，只是剛好我用來混飯吃的工具是我的身體，如此而已。這樣的人，難道沒有資格渴望一份像樣的愛情嗎？不能夠希望自己像百靈鳥一樣，一面往雲層裏鑽一面在天空中鳴叫嗎？我也不求你能了解我，只要能夠愛我就夠了。啊！我的皮膚現在彷彿是薄冰一般，再也經不起任何男人的擁抱了。

那個時候你如果希望我和你一起死，我會欣然答應的！當然，我願意自殺是有我自私的成份。因為當我在死亡的瞬間，我不但脫離了我的身分，更得到了你的愛！也許他們會這麼想吧。人生存的意義，不就是為了爭取別人的承認嗎？只是當我投胎進入了這樣的家庭，我便立刻脫離了得以與他人競爭的行列。什麼公平！什麼正義！吶喊的結局總是沉默，而法律終究是場遊戲。「罷了，罷了。我不是什麼意志堅定的女人，即使生在富裕人家，現在大概也已沉迷於情慾漩渦之中吧！」偶爾我會這麼想，充其量不過是事後諸葛的自我安慰而已，我的內心永遠會對於人生的不公平留下一塊醜陋的爛疤。

可是你也未免太絕情了。為什麼人類能變心得如此徹底呢？一定是有什麼特別的機器能夠將人類的心，翻來攪去的吧！我恨的是我竟然從未見過這架機器，你們是不是把它偷藏在那裏了呢？25歲的女人，也許是連身體都不值錢了，因為我用身體也留不住你的心了呢！性愛的愉悅感？我嘲笑著，那又是什麼新奇的名詞？你不是說過要帶我離開這兒嗎，現在看來，那不過是枕邊謊言。也許這就是歡樂街之所以被稱作歡樂街的原因，因為這裏唯一真實的事情只有金錢，一切的歡愉，不過是賣笑人和買笑人的交易。一腳踏進歡樂街，我也開始怨恨那位失去影蹤的青春少女。「跟著每個星期五來的男人一起去生活。」這種經常流傳在歡樂街之間的傳言，成為了使女人們悲情的原動力。終究，這裏的女人，不是成為女王，就只能伸出滿是皺紋的雙手向人乞討。

以前刻畫的夢裏面，我是別人。有時候是凱倫卡本特，有時候是瑪麗蓮夢露，有時候是南西，我也能夠是寇特妮蘿芙，雖然我也知道現實還有本尊的存在。但是最近刻畫的夢想，我還是我，漸漸分不清所有事情的區別，雖然現實中還有很多是不確定的。這是認識你以後開始的吧！怎麼樣都好，讓我戴上手銬、要我跪下，這類的事情在你面前我是毫無堅持的，那個時候我的尊嚴只是為你而存在。現在又如何了呢？為什麼要推銷這種好高騖遠的夢想給我呢？到了最後最後的時候，才認清原來你是「將來先生」。

什麼嘛！你可不要以為我是為你而死的，你是不值這個價錢的。即使如此，想必你一定會拿這件事在歡樂街上自抬身價吧！廉價的愛，終於也只能得到廉價的果實，是嗎？

